

安静

□刘伯毅

在人们的意识中,安静的人容易给人一种缺乏追求、没有理想、胆小怕事的感觉。然而,真正的安静是内心的丰富,足以摒弃和抵挡纷繁的诱惑,是一种对生命的透彻领悟,是一种登高之后,内心的坦荡明朗。

安静,有时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境界。现在的人都在喊累,都向往休闲。这种累,来自周围事物对内心的干扰,来自大大小小的琐事塞满了大脑而造成的精神缺氧与疲倦,来自24小时不断更新推送的手机信息和朋友圈。现代人的生活,若从物质层面来说,比起二十年前,可谓有了质的变化。但其精神生活,则陷入新的困窘,而困窘则是因为诱惑太多,想得到太多。我们太需要安静了,太需要认真地想一想了。安静,它不是消极地与世不争,安静是在困境中表现得坚定,在迷惑中表现得清醒,在利禄中表现得超然,在得意时表现得冷静。

当然,安静更是一种智慧。安静的人不习惯做演员,喜欢当观众,喜欢在一旁看着别人尽情地表演,自己在不动声色中观察事态或体会人生。如果你把这看作是麻木不仁或无动于衷,那就错了。对于安静的人来说,不搬弄是非、不介入纷争,是基本的人生态度。面对纷争不说,面对是非不表态,不等于心里判断没有,当然也不是什么都烂在肚内。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倾诉,或者

是留在纸上,或是告诉友人,或是付诸行动。如此看来,安静的人也是自信的人,因为外加了一层温良和谦逊,而显得更为儒雅,受人尊敬。

如今好些人,总是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落伍边缘化了,因此总是千方百计制造些声响,表演自己。固然,人生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表演者。但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不是靠外在的华丽取悦别人,而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而是靠自己安下心来,静静地思考和做事。见识不足则多虑,威严不足则多怒,安静不足则多躁,有时,表面上的忙忙碌碌,反衬出自己内心的茫然和焦虑。

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会在春风中听到青草钻出泥土的“吱吱”声,听到柳芽绽裂的“啪啪”声,我们也会在细雨中看到斜飞的燕子是多么的欢快,看到荷叶上的雨珠犹如天珠一样可爱。当我们安静下来,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深处还存在着一块封闭已久的芳草地,那里有皎洁的明月,有潺潺流动的泉水,充满了清新和温馨。

早年读鲁迅先生的散文《秋夜》:“在我的后院,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当时觉得大师的这段文字乏味,后来的人生磨砺使我渐渐懂得,那字里行间蕴藏着十分深厚的安静与睿智。正是有这种安静和甘于安静的心态,鲁迅先生在不断地思索问题中积蓄力量,他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

芬芳
一叶

风

□王思林

我拒绝承认那风
他使我疲倦,他使我兴奋
我拒绝承认那风的存在

寒潮与季风各自南下和北上
纷纷到这里缠斗
迎春花开了,在十一月末
大地的掌捂不住那该封存的爱意
所有的一切都乱了

我来到丰饶花园的中心,
打开门
里面一片荒芜
野性胡乱生长,四季植物
同存
它们并不理会外面的意见
藤蔓带着绒毛与小刺
试图将我温柔地包裹
解开我的外套
用擦伤亲吻,交换我的甲壳
无花果提供汁液,濡湿的
唇覆盖
腐蚀着,侵蚀着,

以蔓延的疼痛,崩解心头
层层叠叠的伤疤

我被我的植物吃掉了
它们蒙风唤醒
试图夺回它们的主人
我的苦痛,我的悲伤,我的寻觅

被它们吃掉
我的憧憬,我的希望,我的惶惑

被它们吃掉
我的孤寂,我的绝望,如灰一般冷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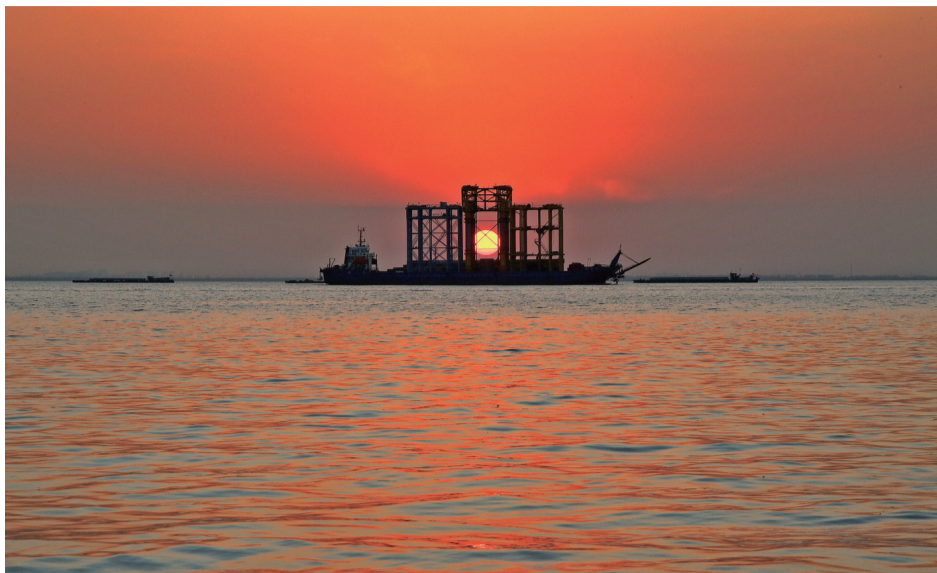
都被它们吃掉
它们吮吸着苦涩辛辣的血
用绿色的汁液交换,

腐败的枝条凋落,以供给新生的叶

枝叶美丽地掩埋,立起柔软的坟冢

以最深的爱,前赴后继,层层叠叠

沉睡中,我听见风

紫琅
诗会满载夕阳满载月
李斌

天门山轶事

□汪晓远

去天门山的时候在下大雨。景点大门竟然在张家界市区,但进去之后还要坐几十分钟的巴士,沿着绵绵的盘山公路一直开上山。越往里走越人迹稀少,一路上不断看见神龛、土地庙,偶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口,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巴士驶过。

每一道山岭,地势最好的地方必有几个坟墓,样式也如前所见,两层小洋楼式的,盖琉璃瓦,刷朱漆,比人类建筑都要豪华。几个老旧的小商店敞开着门。雨一点点小了下去,我们所处的海拔一点点抬升着,巴士晃晃悠悠,一路驶进了云中的山上。

坐车只能到山腰,虽依然有长长的盘山公路盘旋而上,但过高过险过于漫长,得坐缆车。雨猛烈而稀疏,像一个个玻璃珠打在缆车的挡风玻璃上。一会儿更大了起来,夹杂着呼啸的风,在半封闭的缆车里穿堂而过,我们在高空战战兢兢,感觉人和车都在晃。下车时,同缆车的一个小朋友吓得眼中裹泪,其他人也都身体打颤。

我们此时所处的位置是天门洞斜下方。天门山因天门洞而得名,它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据学者推测,生成于公元四十八年左右。洞下有诗一联:“莫谓山高空仰止,此中真有上天梯。”这天梯是天门洞正下方的石梯。石梯前有三炷高香,不明其意。

雨大云湿,笼罩了整座山,只有那道石梯陡峭险峻,历历在目,石级一道道像无穷无尽一般,直通向浓厚的灰白色雾气里。我们放弃了这道直上白云深处的天梯,选择了自动扶梯。上山总共有两部分扶梯,一部分分为五段,到达天门洞正下方,一部分七段,到达天门山顶。两部分都是穿山体而过,这个节数有讲究:单数为阳。天门山景区是私人开发,那个老板相传非常信奉堪舆之

术,很多布局都含有风水学原理。

首先是我們刚才上来的盘山公路,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通天大道”,凡是霸气之名,必因邪门之事。一说是修建盘山公路的时候动了原住民的祖坟,惹怒了山神,还有一说是修成之后发生过翻车,一辆卡车,大雨天,该急转弯的时候没刹住,路口刺啦一声滑了出去,从山腰上咕噜咕噜,一路翻下了山,盘山公路不知怎么也断了个七七八八,最后据说是货车身压住了头部,把车头掀开,只看得见一滩肉泥。不管怎么说都挺吓人的,于是通天大道,九十九道弯,每一个弯处都设有山神像和神龛,配一张辰州符,以镇压邪祟,护佑安宁。原来如此。

其次是山上的五行风水局,为了祭祀山神和保佑财源兴旺,老板特地请天师来做过法,立了一个五行风水局。木和土就是山和树,没有多修;金是一座山神塑像,建在天门洞正下方;水是通过人工引流开了一条水道,每到大雨天便会有瀑布飞流直下。火就是山前的三炷高香,每天都会专门选出良辰吉时,由专门工作人员点香。我们上山的时辰不对,所以那香没有点着。

在坐自动扶梯上山的时候,导游就跟我们讲这些轶事。还说了天门山其他一些似是而非的灵异现象。第一个是天门洞转向之谜,相传天门洞在一直朝西北方向转,所对方位总能风水相宜,兴旺发达。七八十年前天门洞正对的是张家界南码头,曾就是张家界最繁荣的地段,而如今如果站在南码头,就只能看见山头,看不见山洞了。天门洞现在正对四公里之外的大庸桥公园,那是当下的黄金地段,市中心所在。第二个是天门翻水。天门山上曾经在大旱时凭空冒

出过飞瀑,专家勘测也找不到水的源头所在。更玄乎的是,每一次天门翻水都在非常敏感的年份。第三个是野拂藏宝,相传李自成在抗清失败,逃出京城的时候,带着追随自己的家将李过逃到石门,在夹山寺一同削发为僧,李过取法号“野拂”。当时清军没有找到李自成尸首,便在湘西北一带家家户户进行搜查,野拂怕暴露李自成身份,于是决定分开,顺水而上另寻去处。他按照李自成的吩咐,悄悄雇了九艘船,装载了逃出京城时携带的金银财宝易地藏匿,等待东山再起之时。野拂一路飘荡,最终到了天门山寺中修行,每日都在枕戈待旦,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终于发现东山再起不再可能,终于一病不起。临死前将那九艘船运来的金银分散埋在了天门山上几个隐秘的地点。可许多年后,无数人慕名而来,无一不空手而归。那些宝藏今日已然成谜。

听这些充满神秘意味的轶事,每个人都聚精会神,仿佛这是现在这个湘西深处的一个湘西。不知不觉间已经坐完第一段扶梯,到了天门洞底。这里有一道长廊,通向第二处扶梯。廊中满是云雾,能见度不足五米。西北风穿洞而过,雨衣像秋天一片萧索的树叶,被大风蹂躏。伞更不能打,一打我可能会从天门洞里被吹飞出去。山上风中的雨全都横着落,像子弹一样打在身上、脸上。

好不容易终于来到山顶,雨大到了眼睛睁不开的地步。那雨终于不是横着飞了,是斜着向上飞,像海啸一样一浪一浪地袭来。后来我麻木的脸渐渐意识到那不只是雨,里面还有小冰雹!这个瞬间,忽然想起家里那张温暖的床。为什么我要出来找罪受呢?同行的老爷爷好几次尝试开口咒骂这个鬼天气,都失败了。他只要开口,就会吃满满一嘴的雨夹冰雹。

走马
天下